



百家笔会

## 荷叶之下

在荷田边，我忽然萌生了要看看荷叶之下的念头。

荷叶之下，会有什么？朱自清先生在名篇《荷塘月色》中描述道：“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，遮住了，不能见一些颜色；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。”这是月光之下静谧的荷塘，虽只有寥寥数字，但“脉脉的流水”却依然叫人心动。

我走近这一片荷田，是在七月的一个早晨。天空蓝得如此纯净，不带一丝杂质；白云在空中无牵

无挂地飘荡着。蓝天白云之下，粉红、皎白的荷花在碧绿的荷叶衬托之下，确实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。看够了荷花，拍足了照片，我决意要蹲下来，以一种更为亲近泥土的方式，看看那荷叶之下的世界。

那是一个被人忽略了的世界。关心它的，也许只有种荷的人。相比荷花，他们更在意那长在淤泥中的莲藕。而我们只在意荷的花朵。

相比于荷叶之上的喧哗，荷叶之下，是一个静谧的世界。

荷叶下的水，说不上有多清澈，也并不脉脉流动。水面上，漂浮着一团团细碎的青萍，仿若琐碎碎碎的生活。荷长在水里，草也长在水里，它们在水中和谐共生，谁也不攀附谁，谁也不挤对谁。

水里还有些细小的鱼儿，无忧无虑地游荡着，即使烈日当空，它们也得以独享清凉——那头顶之上，一块块硕大的荷叶正忙着为它们打伞。

“避暑而暑为之退，纳凉而凉逐之生”，层层叠叠的荷叶为小鱼儿搭建起了清凉的小屋。偶尔有荷叶上晃荡的水珠被风摇落，宛若一串晶亮的珍珠倏然滑入水中，敲出清脆而动听的涟漪。如此，做一条荷叶之下的鱼儿，不亦乐乎？

而荷茎的挺直，唯有在荷叶之下才更为显现：它们一根根静静地立在

水中，每一根都卓然独立，而整片荷田的荷茎又疏密有致，影影绰绰，蔚然成林。凝神看久了，我仿佛看见了生长在水中的一大片森林，树木笔直如水杉，但却没有水杉的冷淡和高傲。我实在找不到有哪一棵树，可以媲美它们正直的风骨和绰约的风姿。

而那一掠而过的鸟叫声，会在这静谧的森林久久回响。偶尔有几片花瓣，被风从高蹈的荷面上剥落，飘到水面之上。花瓣还来不及叹息，就在水面上开始了漂泊和颠簸的命运。一只黑色的小蚂蚁，把一片草叶当成船篙，跃上了花瓣的小船，听任风把小船唧唧呀呀地摇动。现在，它待在小船里，一边闻着扑鼻而来的荷花的清香，一边舔着沾着花粉的手脚，惬意极了。

一阵风儿吹来，小船猛烈地晃荡起来，眼看就要侧翻了，或者是要撞到水中的树木上去。我赶紧伸出手去，想要帮帮它——这只快乐而可怜的小家伙，但却被荷叶间透下来的一道神秘的金光及时制止了。万物各安其命，风浪之中，小船无恙，小蚂蚁继续着它的也许是没有目的地的快乐之旅。它将继续在漫无边际的水中森林里穿行，风带它到哪里，它就到哪里。整片荷田都是它的森林，它的花园，以及它的粮仓。当它乘这这免费的小船，荡够了，玩够了，饿了，它就会爬上荷茎的树干，到那高处的花朵去，美餐

一顿，而后又回到小船中。

一只水蜘蛛见惯了风浪，看透了红尘，它独善其身，凭着飘然若仙的身在水面上疾步如飞，来去无踪，如此丝滑和自如自得，如此气定神闲和轻描淡写，也让我羡慕不已。

看来，荷叶之下的世界，并不尽然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。

相比于快乐的小蚂蚁和洒脱的水蜘蛛，我们确实走得太累。我们的肉身，背负了太多沉重的欲望。我们期盼着一朵高洁的荷花，却又担心着花瓣的飘零；我们惊喜于花瓣凋零以后结出的青春饱满的莲子，但又常常苦于莲子中与生俱来的些许苦味；我们待在小船里，一边闻着扑鼻而来的荷花的清香，一边舔着沾着花粉的手脚，惬意极了。

一阵风儿吹来，小船猛烈地晃荡起来，眼看就要侧翻了，或者是要撞到水中的树木上去。我赶紧伸出手去，想要帮帮它——这只快乐而可怜的小家伙，但却被荷叶间透下来的一道神秘的金光及时制止了。万物各安其命，风浪之中，小船无恙，小蚂蚁继续着它的也许是没有目的地的快乐之旅。它将继续在漫无边际的水中森林里穿行，风带它到哪里，它就到哪里。整片荷田都是它的森林，它的花园，以及它的粮仓。当它乘这这免费的小船，荡够了，玩够了，饿了，它就会爬上荷茎的树干，到那高处的花朵去，美餐

一顿，而后又回到小船中。

一只水蜘蛛见惯了风浪，看透了红尘，它独善其身，凭着飘然若仙的身在水面上疾步如飞，来去无踪，如此丝滑和自如自得，如此气定神闲和轻描淡写，也让我羡慕不已。

看来，荷叶之下的世界，并不尽然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。

相比于快乐的小蚂蚁和洒脱的水蜘蛛，我们确实走得太累。我们的肉身，背负了太多沉重的欲望。我们期盼着一朵高洁的荷花，却又担心着花瓣的飘零；我们惊喜于花瓣凋零以后结出的青春饱满的莲子，但又常常苦于莲子中与生俱来的些许苦味；我们待在小船里，一边闻着扑鼻而来的荷花的清香，一边舔着沾着花粉的手脚，惬意极了。

一阵风儿吹来，小船猛烈地晃荡起来，眼看就要侧翻了，或者是要撞到水中的树木上去。我赶紧伸出手去，想要帮帮它——这只快乐而可怜的小家伙，但却被荷叶间透下来的一道神秘的金光及时制止了。万物各安其命，风浪之中，小船无恙，小蚂蚁继续着它的也许是没有目的地的快乐之旅。它将继续在漫无边际的水中森林里穿行，风带它到哪里，它就到哪里。整片荷田都是它的森林，它的花园，以及它的粮仓。当它乘这这免费的小船，荡够了，玩够了，饿了，它就会爬上荷茎的树干，到那高处的花朵去，美餐

一顿，而后又回到小船中。

一只水蜘蛛见惯了风浪，看透了红尘，它独善其身，凭着飘然若仙的身在水面上疾步如飞，来去无踪，如此丝滑和自如自得，如此气定神闲和轻描淡写，也让我羡慕不已。

看来，荷叶之下的世界，并不尽然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。

相比于快乐的小蚂蚁和洒脱的水蜘蛛，我们确实走得太累。我们的肉身，背负了太多沉重的欲望。我们期盼着一朵高洁的荷花，却又担心着花瓣的飘零；我们惊喜于花瓣凋零以后结出的青春饱满的莲子，但又常常苦于莲子中与生俱来的些许苦味；我们待在小船里，一边闻着扑鼻而来的荷花的清香，一边舔着沾着花粉的手脚，惬意极了。

一阵风儿吹来，小船猛烈地晃荡起来，眼看就要侧翻了，或者是要撞到水中的树木上去。我赶紧伸出手去，想要帮帮它——这只快乐而可怜的小家伙，但却被荷叶间透下来的一道神秘的金光及时制止了。万物各安其命，风浪之中，小船无恙，小蚂蚁继续着它的也许是没有目的地的快乐之旅。它将继续在漫无边际的水中森林里穿行，风带它到哪里，它就到哪里。整片荷田都是它的森林，它的花园，以及它的粮仓。当它乘这这免费的小船，荡够了，玩够了，饿了，它就会爬上荷茎的树干，到那高处的花朵去，美餐

一顿，而后又回到小船中。

一只水蜘蛛见惯了风浪，看透了红尘，它独善其身，凭着飘然若仙的身在水面上疾步如飞，来去无踪，如此丝滑和自如自得，如此气定神闲和轻描淡写，也让我羡慕不已。

看来，荷叶之下的世界，并不尽然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。

相比于快乐的小蚂蚁和洒脱的水蜘蛛，我们确实走得太累。我们的肉身，背负了太多沉重的欲望。我们期盼着一朵高洁的荷花，却又担心着花瓣的飘零；我们惊喜于花瓣凋零以后结出的青春饱满的莲子，但又常常苦于莲子中与生俱来的些许苦味；我们待在小船里，一边闻着扑鼻而来的荷花的清香，一边舔着沾着花粉的手脚，惬意极了。

一阵风儿吹来，小船猛烈地晃荡起来，眼看就要侧翻了，或者是要撞到水中的树木上去。我赶紧伸出手去，想要帮帮它——这只快乐而可怜的小家伙，但却被荷叶间透下来的一道神秘的金光及时制止了。万物各安其命，风浪之中，小船无恙，小蚂蚁继续着它的也许是没有目的地的快乐之旅。它将继续在漫无边际的水中森林里穿行，风带它到哪里，它就到哪里。整片荷田都是它的森林，它的花园，以及它的粮仓。当它乘这这免费的小船，荡够了，玩够了，饿了，它就会爬上荷茎的树干，到那高处的花朵去，美餐

一顿，而后又回到小船中。

一只水蜘蛛见惯了风浪，看透了红尘，它独善其身，凭着飘然若仙的身在水面上疾步如飞，来去无踪，如此丝滑和自如自得，如此气定神闲和轻描淡写，也让我羡慕不已。

### 天涯诗海

## 海南夏月诗话二首

陈奋

(一)

入夏寻芳何处去，其如就在画图中。

云起山前三径草，霞侵水曲一溪风。

傍船起网惊鱼美，坐石收书落花红。

松韵椰风沧海老，此情此感与君同。

(二)

今喜青年争上游，大鹏奋翼话风流。

经商有道千家利，播种有时万担收。

客至开樽还复醉，财通平海与相酬。

勤劳创出新生活，宇内天边任自由。

## 夏日三景

(三首)

岳慧杰

### 夏柳

佳人相伴小河边，  
知了声声鸣乱蝉。  
玉指纤纤牵素手，  
风中摇曳柳含烟。

### 夏雨

窗外潺潺静夜喧，  
荷塘叶舞乱西园。  
如烟往事匆匆逝，  
驻足凝眸笑亦言。

### 夏荷

芙蓉一朵水中擎，  
摇曳多姿醉引莺。  
激滟碧波留倩影，  
含苞初绽尚盈盈。

## 大暑

阿成

母亲有头痛病。尤其是秋冬在地里干活，凉风一吹，额上就像一条细细的鞭子不停抽打，一拧一拧地疼。因此每年进入秋季，她头上都系着一条白毛巾，仿佛戴着一朵硕大的花，又像顶着一片从悬崖摘下来的瀑布……

68岁那年她去世了，带走了儿子为她买的平时舍不得穿的一套灰呢服和一双平跟黑皮鞋。入殓时，忘了把那条日日不离首的毛巾放进棺材。每年大暑前后雨过天晴，我总看到一朵思绪缱绻的白云停在她的坟头，远远看去像她留在世上的那条覆在头顶的白毛巾……

### 乡村韵味

## 故乡印迹

洪遑

七月，是学子们开始准备新征程的时期，更是学子们难得的休闲假期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记忆就如开闸的洪水，故乡老屋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那是一个暑期，爸爸送我回老家，让我陪一陪爷爷。其实我并不乐意去乡下的，一个原因是平常和爷爷相处甚少，有点隔膜；二是爷爷家里没有网络。

车行前方，远远看到有一人孤立乡道旁，我想，那应该是爷爷。

乡村公交还未停稳，爷爷就走向车门。爸爸看一眼爷爷，没说话；爷爷看一眼我，也没说话；我伸眼看爷爷，爷爷也没说话。爷爷伸手接过我的书包，书包里是妈妈让我带着的书籍。

老屋在乡道的一边，爸爸走在前头，我在爷爷身后，三人就像积水一样，从高到矮。

“锅里有热水，爷爷给你掺点水，先洗手，再洗脸，休息一下就吃饭。”

我接过爷爷递过来的热毛巾，敷在脸上，顿时神清气爽，疲劳一扫而空。我还嗅到甘泉的清冽，立时平添了对小山村的惊奇。

饭后，爸爸和爷爷聊家常，爷俩聊了点老家米酒，气氛轻松多了。

远处，只有黑黢黢的夜和几处从房前屋后透出的零星灯光。

第二天清晨，爷爷一大早就把我喊起来到稻田里去抓鱼。

“这里怎么会有鱼？”我看着满是青色的稻田，不禁茫然。

“现在田里少用农药，泥鳅、黄鳝也多起来。我们今天去抓泥鳅，泥鳅很滑，考验你的技术。”

爷爷抓泥鳅时，轻轻一捏，迅速扔进竹篓里。泥鳅的确很滑，都从我的指缝中溜了。

“爷爷，我被蛇咬了！”我猛然从水沟里跳出来。

爷爷快步跑到我身边。看着我小腿上的“蛇”，爷爷笑了，“那不是蛇，是蚂蟥。”

爷爷蹲下身来，用手猛拍我的小腿肚，蚂蟥就掉出来。看了看伤口，爷爷示意我别动，只见他用干净的水把伤口冲洗干净，又低下头用嘴把伤口处的余血吸了出来。

“蚂蟥没有毒，不要紧的。下田干活的人，经常被叮咬的。这几年，蚂蟥多了起来。”爷爷拍了拍我

的头，笑着对我说。

因为工作原因，爸爸在老屋没住多久就返回了海南。而我在余下的日子里，更是感受到了乡村的乐趣。爷爷会带着我上山，不仅摘苦桃、杨梅、野葡萄、野草莓，还挖笋。老家有绿竹、花竹、苦竹这几种笋，笋还未出土时，味道很甜美，出土后，就有苦味，要余水煮着吃。我们上山时，爷爷总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，击打道路两边的草丛，说是为了防蛇虫。

我的最爱当然还是抓鱼。爷爷说，以前潜水摸鱼太危险，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法。在爷爷的指导下，我在水潭的上游用石头和土筑成一个小坝，水潭的水会自行流下；或者，在水潭未端挖小沟；还可以用脸盆舀水，没多久，溪鱼就会在浅水里乱窜。我抓鱼不为吃，而是养。几天下来，家里的几个水桶已装不下抓回来的鱼了。

记忆中，乡村的晚上更热闹。天还未黑，爷爷就会带我去小店铺。那里人头攒动，有老人、妇女、小孩和几个中年人。爷爷逢人就夸：“这是我孙，读书好，每年都拿奖状。”我坐爷爷旁边，听他们聊天，他

们常聊鬼怪故事。讲的人虚张声势，故弄玄虚，眉飞色舞，一边说，一边做各种夸张动作，听的人胆战心惊，如坠深渊，大气不敢喘，久久回不过神。到了后面，整个屋子除了讲故事的声音外，鸦雀无声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我惊讶于自己在这种宁静中的沦陷。这里没有网络、没有电视，甚至电话也少，但在这里，天性可以自由释放，白天上山摘果，下水抓鱼，晚上一身泥巴臭汗爬上床……

在这之前，我从未如此真切、深入地感受过故乡。然而，短短的一个多月，我却从爷爷身上找到自己的故乡。爷爷就是家乡，家乡就是爷爷。爷爷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，老屋、自留地、自留山上的每一棵树。

一天傍晚，爷爷从洪氏祠堂匆匆赶回，“孙啊，你爸让你后天回海口，要参加一个考试。”

隔天，天还没亮，爷爷就把我叫醒了。离别终于到来。

车行前方，从后视镜里，我看到老屋和爷爷的身影渐行渐远。但我知道，我是属于老屋的，属于爷爷的，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

## 乡村暮色

刘刚

夕阳拉长了影子，人们背对着晚霞，开始忙碌。

夜幕张开双手，给太阳缝合那道被太阳灼伤的口子。那个炫耀了一天的太阳一点一点被缝在口袋里，却依然不遗余力地从缝隙里挤出霞光，照在人们古铜色的脸上，汗珠子像一颗颗珍珠滚落，洒向泥土，孕育着新的生命。

天色向晚，清风送来流萤，照亮归来的路。

一番忙碌后，人们有些疲惫地回到院里。女人张罗着晚饭，男人喂养着牲畜，唯有不晓农事的孩子围着桂花树嬉戏。

暮色笼罩着村子，院子里的路灯点缀在月光下，照亮了一方温馨。

一碗绿豆粥，喝出夏夜的清凉，一只空了的酒瓶在风中唱着清爽的歌。人们在各自的小院里纳凉，延续了数辈人的传统，与蛙鸣一起，守护着一片稻田。

听近水潺潺，看远山含黛，挂在乡村的这张巨幕，无论拉开还是闭合，都将轮番上演幸福祥和的大戏。

明明对比，带着力量与希望。

站在古老的榕树下，仰望着它，夕阳里的它，仿佛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晕，带着庄严，带着沉静繁茂的生命力，带着被时间和自然沉淀的肃穆。

想起李白的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”。在自然的循环里，在时光的匆匆流逝里，万物渺如尘埃，而我们，只不过是光阴里的过客。

正沉思时，小女儿一脸笑意地走过来，脆脆的喊着：妈妈妈妈，我们得回去啦，回去吃晚饭。抬眼望去，远处，夕阳渐沉，晚霞满天。余晖落在榕树上，满树慈悲。

### 生活记事

## 给文竹加点糖

徐牧龙

略发黄，但是没死。我从网上买了文竹专用肥料，也不管用。

一日，我在厨房做饭，突然想，白糖融化到水里，便是不错的酸性溶液，文竹不是喜欢酸性肥料吗？不妨试试，于是我就融化了半杯白糖水给文竹浇上。一周后，文竹竟然长出了新叶子，我不敢判定是不是白糖水起了作用，于是又用半杯白糖水给文竹施肥，这次效果非常明显，文竹原来的黄叶子渐渐退去，许多新叶子长了出来，根部也长出了新的枝条。

这让我大喜过望，一直养不活的文竹竟然让我摸到了窍门，掌握了它的生长密码。于是我便定期给文竹浇白糖水。文竹好像吃了灵丹妙药，半个月便褪尽黄叶，变得枝繁叶茂，由原来的两根枝条变成了五根，叶子也爆满了一盆，枝条油绿，长势喜人，让我感受到了昂扬向上又生机勃勃的力量。

老舍先生在《养花》一文中说，养花有喜怒哀乐，有笑有泪，有花有果，有香有色。我给文竹加了点糖，它变得生机勃勃，如果给生活加一点糖，会不会让生活也变得生机勃勃，多姿多彩？

### 时光荏苒

## 仰望一棵树

胡美云

从家到我所上班的学校并不远，短短的上班途中，有棵静静立在路旁的古老榕树，每次路过，总能引我侧目凝视，一路遐思许久。

上周六的傍晚时分，我带着小女儿在村里散步，特意走到了那棵榕树旁边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它那么近，我默默地盯着它，看着它粗壮的树干上被岁月刻满的痕迹，夕阳的光影斜斜地照在它的身上，斑斑驳驳，安宁而柔和；看着它繁茂的枝桠上归巢的鸟雀，欢快地跳跃婉转地私语；看着小小的女儿带着一脸喜悦地走向它，仰望它，小小少年的脸上渐渐有了沉思的意味。此时的我，内心便有了许多细细的震颤，与忽然而至的感动。

榕树的树干挂着一块蓝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上面写着它的学名和树龄，四百多年的树龄与它沧桑的容颜很契合。它的树干高大而粗壮，一树繁盛的枝叶以向高空攀缘的姿态朝四面八方散开着，那些长长的密集的榕树须错落地从树干垂下，一阵轻轻的风吹来，一些小的树须跟着摆动，那些粗壮一些的树须仍然是静静地垂在那儿，纹丝不动，像时光里静止的画面。

仰望一棵树，一棵有着四百多年的树，一棵沐浴过四百多年阳光的树，一定会有许多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。这棵树，它见过四百多年的人间沧桑，它见过四百多年的日出日落，它的身边走过多少打马而过的少年，见过多少蹒跚学步的稚子，还有拄拐而行的老者。它见过鸡犬相闻，也经历过战火纷飞。一定也曾有人于日落里如我这般仰望过它，被它所感动，为它所震撼。然后走近它，轻抚它那斑驳的树干，在它的沧桑斑驳里感受着生命的浩大与渺小。

老榕树是静谧的，它活着，却岿然不动，沉默不语；它的脚下长出了一些说不上名字的菌菇，小小的、层层叠叠的，有的像绽放的花儿，有的又像是地下冒出来的不起眼的泡泡。树身上，缀着一些星星点点的干苔藓。沿着树干往树的尽头看，树叶茂密的树冠，带着曲折的深邃，树的那一端，仿佛连接着一眼看不到底的宇宙。

细细地看，大树的姿态也并非全然静默，而是富有表情和幽默感的，那些鼓起的关节，蜿蜒的枝桠，一些不再服帖于树身的树皮，每一个轻跳起的树皮里仿佛都掩埋着一个时光的秘密，光阴的故事。那些新生的光滑的枝桠和在细碎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翠绿的叶子，充满年轻的活力，和苍老的树身形成着鲜

明对比，带着力量与希望。

站在古老的榕树下，仰望着它，夕阳里的它，仿佛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晕，带着庄严，带着沉静繁茂的生命力，带着被时间和自然沉淀的肃穆。

想起李白的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”。在自然的循环里，在时光的匆匆流逝里，万物渺如尘埃，而我们，只不过是光阴里的过客。

正沉思时，小女儿一脸笑意地走过来，脆脆的喊着：妈妈妈妈，我们得回去啦，回去吃晚饭。抬眼望去，远处，夕阳渐沉，晚霞满天。余晖落在榕树上，满树慈悲。

明明对比，带着力量与希望。

站在古老的榕树下，仰望着它，夕阳里的它，仿佛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晕，带着庄严，带着沉静繁茂的生命力，带着被时间和自然沉淀的肃穆。

想起李白的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”。在自然的循环里，在时光的匆匆流逝里，万物渺如尘埃，而我们，只不过是光阴里的过客。